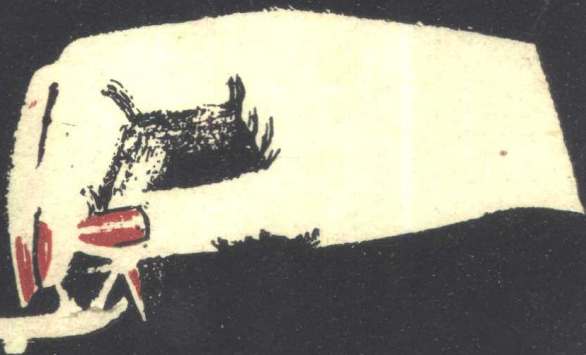


王洲贵

女间谍的婚礼





王 洲 贵

女间谍的婚礼

宁夏人民出版社



女间谍的婚礼

王洲贵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 插页: 2

印数: 1—114,200册

1987年1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唐远铃 责任校对: 曹巴特

封面设计: 少山 版式设计: 杨力

ISBN7-227-00172-5/I·29

书号: 10157·287 定价: 1.40元

目 录

第一章	蒋介石的密令	1
第二章	拉洋车的人	11
第三章	打入虎穴	21
第四章	将军和女间谍	31
第五章	假夫妻真情人	41
第六章	金表与情报	51
第七章	巧计脱险	58
第八章	劫 狱	69
第九章	又是一个有情人	81
第十章	妓院里的会面	92
第十一章	秘密警察的圈套	103
第十二章	爱情与敌情	113
第十三章	女郎的引诱	123
第十四章	男间谍与女间谍	134
第十五章	秘密电台	150
第十六章	设计除奸	169
第十七章	红庙坡的冤死鬼	177
第十八章	蟠龙伏击	185
第十九章	胡宗南度蜜月	203
第二十章	血战中逃生	217
第二十一章	婚 礼	231

第一章 蒋介石的密令

一九四七年元旦前的一天，古城西安军用机场停放着几辆美国产的高级小轿车。这是胡宗南的参谋长和部下几个军长的车。轿车前站着一排衣着整齐的军官、将军呢黄大衣和那闪着金光的军衔肩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们是来接胡宗南的。站在前面的是参谋长盛文和军长刘戡。他们看了看表，又互相点了点头。按说飞机该到了，怎么还不见来？他们心里各自猜测着。是飞机出了事……不，这显然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参谋长盛文调转头看了一眼胡宗南的太太，见她有点忧虑不安的表情，他也似乎有点神情若失的样子。刘戡军长倒也自在，微微挪动了一下他那发胖的身体，目光向机场周围扫视了一圈，清高的挺起了胸部；是的，刘戡军长不但是胡宗南的亲信，连蒋总裁也十分器重的。因而他对胡宗南提盛文当参谋长心里暗暗不满。他想，军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本领，平时都是吹牛拍马屁上去的，所以，他希望内战早日开始，他这个老牌军要在战场上和盛文见个高低。盛文自然也不服气刘戡军长这种盛气凌人、高傲的神态。他想：你刘戡号称王牌军，也没打过硬仗，也是吹起来的。至于其他几位军长和副参谋长也都不服气刘戡。一军军长董钊更是不屑他，认为他是个草包！各位军长为什么在这飞机

到来之前有这么多的想法，其原因他们知道胡宗南回来，很快就要布置进攻延安的战斗。

大约上午11点左右，天空飞过一只老鹰，刘戡开了一开玩笑：“飞来了！”十几双目光刷的对准了那只天空飞来的老鹰。

“老兄眼力不行啦！”参谋长用蔑视的口气说，“那是老鹰！”

“是飞机还是老鹰我还不至于弄错。”刘戡顶了盛文一句。

旁边的董钊“嘿嘿”的笑了。

突然从远处传来飞机的响声，紧接着一架美式军用飞机徐徐降落。

胡宗南的太太手里摇着丝绒手绢。

各位长官立刻站好了队形。

飞机在跑道上停稳之后，机务人员立刻把台梯推到飞机跟前。接着飞机的门哐当一声打开了，胡宗南慢慢从机仓走出来，一眼看见他部下的几位军长威严的站在飞机跟前，自然使他这位将军显得更加威严。他轻轻地向他们挥了挥手，表示尊重他的部下，于是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下飞机，并和几位军长一一握手。盛文、刘戡、董钊一一向他立正敬礼。他还礼之后，看着他们的面孔，每一副面孔都是那么威严有生气，仿佛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胜利就在眼前，共军必然要败在他们的手下。当他和刘戡握手的时候，一双严厉的目光盯着，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又不愿在各位军长面前表露出他亲近那一位，疏远那一位。于是微微点了一下头，走开了。

胡宗南看着他的太太，尽管她打扮得很美，但他觉得几

天没见她就老了几分。他在女人面前也摆出几分威严，向她轻轻一摆手，让她先上车。接着一溜小轿车驶出机场，顺着西关的大街驶来。胡宗南从小轿车里看见古城高大的城墙，一队卫兵整齐的持枪立正站在城门下。“好军队”，胡宗南心里这么想着。

“你在南京过的好吗？老头子招待你了没有？”太太低声问道。

“总裁对我不错，”胡宗南转头对太太说：“设宴招待了两次。”

“嘻嘻，”太太娇气的笑了，“你把二十几万军队交他指挥，他再对你不信任，那还有良心没有？”

“有话回去说。”胡宗南挺了挺胸脯。

太太把她的身子靠在将军的身上，献媚的一笑，但同时又撅起了小嘴，做出故意埋怨将军的表情。

“我走后，你没有出去玩玩？”胡宗南问太太。

“有什么好玩的！”太太用肩轻轻地在将军的身上拱了拱，“到南京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总裁不让我往家里打电话。”

“怎么，老头子连这些事都管？”太太又撅起了小嘴。

“不是，”胡宗南说：“他怕泄密！”

“有什么秘密？”太太瞪起了白眼。“不就是要消灭共党吗？他已经在国大会上张罗出去了。这几天在西安城里有人散发传单，说老头子要进攻陕北！”

胡宗南听了大吃一惊。

“真有这种事？”

“你也不要大惊小怪，共党一贯爱搞这种宣传。”太太

摆出一副鄙视共党的神态，“其实，他们知道个屁！”

胡宗南一想，倒也是，共党的几个残余听风就是雨，企图煽动人心。“嘿嘿”，他冷笑一声，想起前不久抓住几个共军的特工人员，经审讯之后，有的供了，还留着；有的不供，给毙了；看来一网未打尽，还漏掉几个……当然，共军的几个死硬分子，无需大惊小怪……一溜小轿车驶进大城门，在西大街的街道上行驶。很快从车里望出去，他看见街道两边站着不少人看这一溜高级小轿车。西安的人都知道，这一溜小轿车里坐的都是大官，否则不会这么威风。胡宗南心里暗暗高兴。西安这个在中国地盘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古城是他的地盘，这里的军民自然应该尊重他。现在，他突然伸手在自己的胸脯上拍了拍，表示他不光是要守住这块地盘，还要扩大，陕甘宁在共军手里的地盘他想一口吃掉。他想那时候，我胡宗南在总裁那里就是有功之臣了……

很快，胡宗南的小轿车开进自己的公馆。这公馆的小院里有假山、花池、喷泉，还有几棵长得很茂盛的松树。各位军长将车停在门外，一一下来向胡宗南握手告别。当刘戡军长和胡宗南握手告别时，胡宗南说：“你和董军长等一等，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刘戡立刻招手把董钊叫过来，随着胡宗南走进客厅。

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闪闪发亮的莲花吊灯，高级沙发、地毯，胡宗南请二位军长坐下之后，几个女勤务兵立即端茶拿烟。

“总裁要我回来代问二位军长好！”胡宗南说。

二位军长听了胡将军的话，惊讶地瞪大眼睛。总裁手下的军长有几百，还能想到我们，这真是受宠若惊。

“总裁对二位军长很器重，”胡宗南继续说：“这次要端共军的老窝——延安！总裁要二位军长率军担任主攻任务……，”胡宗南说到这里，把刘戡和董钊掂量了一番，认为他们担任进攻延安的主力一定会大胜而归。再则，共军在陕北缺粮缺弹药，兵力比国军我少十倍，可以速战速胜。“二位意下如何？”他问？

“我刘戡决不辜负总裁和胡先生的信任，”他摆出一副骄傲的气魄，“我要亲自出马到陕北延安，把共军消灭在穷山沟里！”

胡宗南连连点头赞赏。

“我舍命陪君子，愿意和刘军长并肩战斗！”董钊似乎故意要摆出他是一个心中有数的主官，“延安嘛，只要我和刘军长一出兵，很快就把共党老窝端了！”

“好，”胡宗南大声说，“既然二位军长这样说，我也就放心了。”他稍稍停了一下又说，“今晚我就给总裁挂电话，请他也放心。现在你们回去整编部队，充实装备，总裁计划三月份进攻延安。”

二位军长一听时间紧迫，但又不愿露出惊讶之态，只是默默地思考了一下。觉得回去先得安排一下家庭。

“这是总裁的密令，二位先保密，以防共军得到情报对我军不利……”

刘、董二位军长没有吭声，认为这是小题大作，既然要消灭共军，就应大张旗鼓地宣传，何必偷偷地布置呢？在他们看来，共军早就应该消灭，在中国的地盘上不给共党留一寸土地。

胡宗南看到二军长对共党如此刻骨仇恨，心里暗暗高

兴。他想，这样的指挥官上了战场宁死不屈！何况延安的共军全是一些经不住打的土八路。“嘿嘿嘿。”他心里笑了。

刘勘和董钊得到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器重，自然趾高气扬，各自神气十足地回到自己的公馆。

刘戡的太太知道胡宗南回来定有重要军事情报。她是一个有知识的女人，在她看来自己的丈夫指挥一个军，她这个当太太的也应该知道一些军事情报。一来想知道丈夫是否要到前线去？二来想给丈夫出些主意……当她看到刘戡走进客厅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时，不由得纳闷起来，怎么回事？莫非胡宗南要提升他？因为她知道盛文提升参谋长之后，他几天情绪不好，现在为何变成这副神态呢？

“看你那副神态！”太太走到刘戡身边责怪地瞪他一眼说：“胡宗南回来说什么了”

“总裁对我很关照。”刘戡坐在沙发上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

“怎么关照啦！”太太坐在身边。

刘戡觉得太太这么一问使他很难回答，的确要问总裁是怎么关照的，他也说不出来。不过，总裁能把进攻延安的主攻任务交给我刘戡，那就说明我这个军长在总裁的心里占有重要位置。刘戡心里这么想。于是，他斜视了太太一眼，说：“总裁密令三月进攻延安，要二十九军担任主力。”

“怎么！”太太吃了一惊，“要你指挥打延安？”

“嗯，”刘戡应了一声，摆出一副军人的庄严气度。

“这就是老头子对你的关照？”太太觉得自己的丈夫刚才说的话太可笑了。“让你到前线去卖命！”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我刘戡大显神手の時

候了！”刘戡说着转过身来在太太头上摸了一下，又在脸上吻了吻，笑咪咪的点头说，“是不是担心我打败仗？”

“不，我不想让你去卖命！”太太撅起了嘴，“胡宗南有十七个军，为什么让你担任主攻？”

“这你还不明白，”刘戡得意的笑了，“我刘戡的二十九军是胡宗南的王牌军！”

“你就喜欢戴高帽子，”太太指责他，“人家说你是王牌，你就真的当起王牌了？共军也不一定都是屎包，一听说你这个王牌军人家就投降？你呀，遇事不好好想想，总爱上他们的当。”

“你们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刘戡不乐意听太太的话。

“胡宗南既然重用你，为什么提参谋长没有想到你呢？”太太接着说。

“等我把共党的老窝延安拿到手，胡宗南不提我，我到总裁那里去讲理。”刘戡胸有成竹地说。

“哼，你想的太美了，”太太说：“打了胜仗是人家胡宗南的功劳，到你的身上又是几句戴高帽的话。”

“算啦算啦，我没时间和你唠叨啦”刘戡推开了太太，“让他们炒几个菜，把茅台拿来，我喝几盅。”

刘戡的太太知道丈夫想喝酒时，就得尽快把菜炒好，酒拿来，否则，他就要发火！于是她很快下去让厨师炒了几个菜，拼了几个凉盘。她亲自把茅台酒拿来，并把酒斟上，陪着丈夫喝。喝到中间他酒兴发作，拍胸大笑一阵之后，猛地把太太抱在怀里，问道：“我要是被共军打死，你怎么办呢？”

太太一听这话，立刻脸色变得苍白，眼睛也湿润了。她两眼定定地瞅着老伴喝得像猪肝似的脸膛说：“你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嘿嘿嘿”刘戡狂笑着，“你相信我刘戡能死在共军手里吗？不会的，我的好太太。我刘戡和共军几次较量他们是知道的。这次进攻延安，有总裁和胡司令直接指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你少喝点，”太太劝说，“我知道你打仗勇敢，可是那延安在山沟里，我怕你吃亏呢！”

“我吃什么亏？”刘戡嗖的站起来，“吃亏的是共军，大炮、飞机，一起轰延安，把共军的主力消灭在延安的山沟里，我要亲眼看看共军的下场！”

“你知道延安没有准备吗？”太太问。

“准备顶个屁用，”刘戡轻蔑地摇了摇头，“只要共军知道我刘戡在前线指挥，尻子就松了！我的大炮一响，说不定他们就得投降！”

不管怎么说，刘戡的太太知道自己的丈夫要到前线去打仗，心里总是担心，但她也相信丈夫不是吹，在胡宗南的部队里他确实算得上一个有军事才能的军长。这次蒋介石和胡宗南让他亲自率军进攻延安，虽然有几分担心，但她相信不会失败的。如果真的打了胜仗，迎接他的是一片庆贺胜利的锣鼓、鞭炮声，西安城里城外到处是一片欢乐，大街小巷的标语：刘戡打了胜仗！欢迎刘戡将军！那时候她这个太太脸上也光彩，想到这里她就不担心了，又给丈夫斟了一杯酒，碰杯而饮。

刘戡和太太喝酒的时候，胡宗南也和他的太太端起了酒

杯。他们夫妇倒也喝得文明，用带花纹的小酒杯，慢慢地饮着，一边饮，一边谈着国事。

胡宗南斯文地说：“总裁要统帅全国！我胡宗南要统帅陕甘宁！”

“可是有几个红眼狗老盯着你。”太太娇滴滴地说。

“他们不是我的对手，”胡宗南说：“甘肃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是眼红我。可他们有什么办法，在总裁那里吃不开！再说，这次进攻陕北，他们的部队是配合我军作战。我把共军消灭在陕北，嘿嘿，成立西北军总司令部，总裁已经把司令许给我了。太太，到时候，我领你到南京去见蒋总裁，怎么样？”

“我不喜欢见他，”胡宗南的太太要起娇来，“他是一个色鬼！”

“咳，你还多那个心，”胡宗南说：“他是统帅，身边漂亮女人多的很，这回我去了，总裁指定两个小姐伺候我。”

“你也是个色鬼！”太太轻轻地在胡宗南的膀子上打了一下。

“又吃醋了！”胡宗南瞪了她一眼。

“那你当了西北总司令可不能再娶一个。”太太搂住丈夫。

“咳咳，这你放心，我是个军人，老婆多了麻烦多。”胡宗南在太太的脸上吻了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起电话找警察局局长，“喂，我是胡宗南，你是警察局吗？”

“是哩是哩，胡司令有什么指示？”警察局长赶忙在电话里献殷勤。

“听说西安城里发现共产党的间谍，还有传单，破获了没

有？”胡宗南在电话里逼着对方回答。

“这个……”对方在电话里不敢很快回答。

“不要这个啦，”胡宗南咄咄逼人的口气，“你把传单拿来，并将连同破获此案的情况一同向我说说。”

“是、是、是”警察局长在电话上连连回答。

胡宗南打完电话说：“警察局无能！共党的几个漏网分子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猖狂！”接着他又给西安卫戍区打了电话，要他们加强警卫，特别是司令部和司令部的情报部门要增加岗哨，以防共军窃去军事情报。胡宗南的这两个电话打完之后，西安城立刻变得戒备森严，城里城外警卫部队增加，大街小巷便衣警察四处寻找共产党的间谍……。

第二章 拉洋车的人

元旦这天，天阴着，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西安的街道上水渍渍的，有一辆小轿车从街上驶过，泥水溅在从东关进来的一个拉洋车人的身上。这个拉洋车的人大约有三十二三岁，黑黝黝的脸膛，高高的鼻梁，一对眼睛机灵而有生气。身上穿着褐色的旧棉袄，头上戴着灰色毡帽，拉着一辆撑着蓬子的洋车，从东关往城里跑来。东关的街道很烂，泥水溅在裤脚上，溅在洋车的底盘上。只见他拉着洋车跑得很快，就像马拉松长跑运动员那样，稳健而有节奏地跑着，目光扫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洋车上坐着一个阔小姐，这位小姐约二十五六岁，椭圆形的脸，两条细细的眉毛，脸蛋俊秀，穿着一件虎皮大衣，戴着一顶十分好看的红色呢子帽。她摆出一副阔小姐的神态，看着拉洋车的年轻人。开始，小姐有一种同情和怜悯的表情，很快又变得不安起来，仿佛她不忍心让这位拉洋车的人拉着她，倒想自己下来走。是的，眼下的这位小姐的确是这种心情。因为她不是阔小姐，她是从延安派来的女侦察员，这是解放区的称呼。他们已经成了女间谍。拉洋车的也是侦察员，他叫吴亮。他们已经在西安两天了。这两天，她总是坐着洋车让他拉着在西安城内外转圈子。这样做，一来可以观察胡宗南的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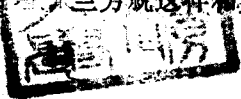


在寻找地下工作的同志。现在兰芳回忆起她从延安出发前的情景。

那天，部队的首长把她叫到宝塔山下的一个窑洞里，给她倒了一缸子开水，要她等等有重要事，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接着首长走出窑洞，领进来一个年轻的军人。这个军人一进门就盯着看她，看得她脸热乎乎的。首长说：“兰芳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吴亮，是司令部的侦察排长，你们认识一下。”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吴亮就把手伸过来和她握手。他的手很有劲，像练过功。她看他脸黑不溜湫，长着男人家没结婚前发育起来的那种小豆。看年龄不大，但却显得很老气。他穿的军装也旧了，肩上还补着一块补丁。她一听首长说是司令部的侦察排长，自然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接着首长就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她当时一听，吃了一惊，她在电台工作不到两个月，就让她当侦察员，她的心跳了半天。首长说得很清楚：从很多迹象看，胡宗南要进攻陕北，望你们很快到西安，搜集敌军的军事情报，给司令部提供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

“兰芳同志，”首长最后又这么说：“你的家在西安，城里的情况你熟悉，吴亮同志是头一次进西安，怎么活动由你安排，但他是你的领导，有事要向他请示。也许，你认为一个男侦察员和一个女侦察员长期在一起不合适，这一点，我们考虑过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也没有什么。你们有时可能要以夫妻的身份出现，那只好逢场作戏。但不管怎么说，不能露马脚，我们等着你们的情报。”

兰芳就这样和吴亮认识了。那天，他和她在延河边散



步。

“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吴亮问她。

“谈不上好，”兰芳说：“只是喜欢武术罢了。”

“我想请教请教，”吴亮试探说，“能不能练几手让我开开眼界。”

“看来你是想考考我了，”她说：“我看见你们侦察员练功练的蛮不错哩！”

“你太夸奖了”吴亮说，“我们是瞎练，没有好师傅，所以也就练不出好功夫来。听说你从小就在西安练功，你的师傅叫什么？”

“我的师傅叫马力士，是个回回，他在西安很有名气，徒弟有二三百。”兰芳说。

“听说你是为了婚姻问题跑出来的？”吴亮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的？”她转头看了他一眼。

“也许我的耳朵长，”他笑着，“几个月前，我听说西安来了一个姑娘，很洋气，是亨得利钟表行大老板的女儿，还有一身好功夫，几次想见面没见上。”

“不亏你是个侦察员，我一来，你就掌握情况了。”兰芳带着挖苦的口气说。

“不要那么说，”吴亮接着问。“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不喜欢，”她回答的很干脆，“干这一行的不是死，就是和敌人鬼混！”

“嘿嘿嘿，”吴亮笑着，“也不一定都是那样，不过……”

“不过什么？”兰芳瞪他一眼。